

破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
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
據走之丕惶遽欲降許之丕告饑玄饋米二千
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
降以克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克青司冀幽并
七州軍事以勳封康樂縣公

玄之勝堅全在一氣鼓行而目中自無強
敵乃其用人之當部伍之整調度之密事
事皆歸實着使用人皆玄何謂清言廢事

陶侃

陶侃初領樅陽令有能名等爲江夏太守時屬
陳敏之亂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
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賊所
向皆捷侃政齊肅凡有虜獲悉分予士卒身無
私焉後遷武昌太守天下饑荒山夷斷江劫掠
侃令諸將詭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知爲西
陽王羨之左右卽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
爲後繼羨遂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陸○肅○清○流○亡○歸○者○盈○路○侃○竭○資○賑○給○又○立○夷○市○
於○郡○東○大○收○其○利○初○侃○在○武○昌○議○者○以○北○有○邾○
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
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
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
方不爲無益之舉動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
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
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
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

寶○樊○峻○戍○邾○城○趙○遣○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
寶○峻○赴○江○溺○死○建○興○三○年○侃○屢○敗○杜○弢○至○是○與○
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曰○杜○弢○爲○益○
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謂○
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貢○始○橫○脚○馬○上○見○侃○
言○遂○斂○容○下○脚○侃○知○可○動○遣○人○諭○之○貢○遂○降○弢○
衆○潰○遁○走○道○死○進○克○長○沙○湘○州○悉○平○爲○廣○州○刺○
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于○齋○外○暮○運○百○甕○于○
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

物濟 卷一
恐○不○堪○事○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
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
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
悉○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于○江○吏○將○則○加
鞭○扑○曰○擣○搗○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
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蘇○峻○之○亂○侃○起○兵
至○潯○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
懼○及○見○侃○引○愆○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

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取
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
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
兼○有○爲○政○之○實○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時○嶠○軍○食
盡○貸○於○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
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
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
西○歸○更○思○良○算○徐○來○討○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
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

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毛寶言于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

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

進兵平峻，拜太尉。後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傳首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已亥大赦，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

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性檢厲，勤于事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廳事前除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

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
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有○事○而○從○容○若○無○事○無○事○而○勤○惕○若○有○事
此○乃○爲○匡○濟○時○艱○之○手○故○勳○業○冠○冕○一○代
典○午○諸○臣○無○出○其○右○○廣○州○非○無○事○之○地
刺○史○非○置○閑○之○人○居○恒○三○畝○宅○倘○欲○旦○旦
潔○除○定○有○不○能○周○及○處○况○干○一○州○運○甓○之
意○蓋○借○以○警○清○談○廢○事○之○習○不○可○謂○陶○公
刺○郡○真○有○暇○日○也○○陶○士○行○實○心○任○事○之

士○豈○有○當○人○主○蒙○難○而○遲○迴○觀○望○之○理○始
終○只○是○外○臣○不○受○顧○命○一○念○膠○着○胸○中○大
較○與○庾○亮○溫○嶠○諸○人○不○協○耳○此○亦○未○能○聞
道○之○故○若○謂○其○有○二○心○則○郭○默○之○事○不○當
投○袂○而○起○矣○

顏真卿

顏○真○卿○開○元○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
五○原○有○宥○獄○久○不○決○天○大○旱○真○卿○辨○獄○而○雨○都
人○呼○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爲

平原太守安祿山有逆謀真卿度必反陽託霖
雨增俾濬隍料丁壯儲膏廩日與賓佐泛舟飲
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爲
朝廷守使叅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
北二十四郡獨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乃大喜
謂左右曰吾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
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得萬人遣李擇交統
之分布諸將慷慨誓師泣數行下衆益感勵饒
陽濟南清河鄆郡景成五郡長吏各以衆歸會

賊方破東都遣逆黨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

當機應卒○鎮○定○人○心○大○有○妙○手○

首徇河北真卿恐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
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
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
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
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拜戶部侍郎尋加
河北招討採訪使真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清
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
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

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蓄計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銜

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請其館以兵二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

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關崞，且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向西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

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迎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魯公見事之遠，制馭之周，當機之敏，無所不長，而誠心亮節，知有君，不知有身，有唐

一代偉人，非公其誰。魯公非不以節義著，而守平原一事，則具見經濟之才。張睢陽非不以經濟稱，而守睢陽一事，則尤見節義之大。兩公各從其所重而言，可以互相表見也。○堂邑之功，非得李萼備陳利害，亦幾于坐失事機，所以臨敵集思，更爲勝着。

韋丹并子宙

韋丹早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

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若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卽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城州，周十二里，屯田二十四所。

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威
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
釋不誅丹上疏以爲孝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
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
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
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
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
咸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
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

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
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
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費
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
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葺之貧不能者畀
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旱
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營東
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
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

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于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驗，卒所告皆不實。太和裴某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

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于衆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廕累調河南府司錄參軍，李珣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郡，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畧雲中，踰句注，徧見酋豪，鏘諭之，視亭障守卒，增其廩，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

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艱險，每饑，人輒孳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

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畧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破盆，羣入民家，號行盆，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素，喧呼痕鬪。宙至，一切禁之，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曷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廉○吏○務○潔○其○身○易○耳○韋○文○明○乃○約○於○律○已○
惠○於○及○民○公○家○之○事○不○避○形○迹○細○民○之○務○
不○惜○身○勞○而○規○畫○精○詳○無○不○爲○千○百○年○長○
計○如○此○作○用○乃○爲○實○着○韓○昌○黎○嘗○稱○其○爲○
民○興○利○如○嗜○慾○知○言○哉○其○子○宙○偉○畧○精○心○
不○減○阿○翁○父○子○並○以○良○循○爲○匡○濟○真○稱○盛○
事○

牧津卷之一終

牧津卷之二目

經濟下

張忠定公詠

范文正公仲淹

种世衡

李允則

陳希亮

程明道先生顥

蘇文忠公軾

宗忠簡公澤

吳正肅公潛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牧津卷之二

經濟下

張忠定公詠

明山陰祁承燦輯

張詠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
興國五年郡舉進士有夙儒張覃未第詠致書
郡將自讓尋舉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
崇陽縣事太宗素知詠可用累官樞密直學士
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張永德爲并
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

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枝遂摧辱之臣
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
脇訴其大枝者太宗始悟詠言五年賊首李順
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
討之復命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民負糧以
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
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
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
之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

先○從○足○食○料○埋○起○

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精好此翁真善
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益雖收

看○此○公○逗○機○轉○用○處○

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
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
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進斬
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
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
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
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

如○此○散○兵○安○有○坐○食○一○城○消○磨○儲○

○精○之○患

卷二

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聞召繼恩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脇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債許

真能與造化爭盈虛

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玠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

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宴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鈐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問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已而鈐轄兵敗。

還走數十里許，鈐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僞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僞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即日帖然。詠曰：「僞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厭勝也。詠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吏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初詠之自蜀還，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撫御

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冕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間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旼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時謝濤巡撫於蜀，上遣濤謝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憂。」

因命與詠鑄景德大鐵錢於嘉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詠中歲瘍生於腦不能中櫛求知潁州上以詠名臣有人望以真定青州聽詠自擇詠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詠卽拜命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詠廉知皆奸民所爲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得人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復虞後卒於陳州追

謚忠定詠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文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養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蜀風尚侈好樂詠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及詠之亡蜀人聞之皆罷

市號慟得詠遺像置天慶觀之仙游閣事之如
生至今不懈

張乖崖鎮蜀先示之以威信繼運之以方
畧而足兵先之足食調度有方安頓有法
至潛消顯禦動中發機此諸葛孔明輩一
流人三代以下語經濟者吾必以忠定爲
巨擘○張公鎮蜀之政事無鉅細地無遠
邇境無順逆而一出以深心定識徹頭徹
尾無隙非精神所貫注故後人非不敢改

欲改而不能爲政者使人欲改而不能其
庶幾矣

范文正公

范仲淹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泰州海堰久
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於發運副
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
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淹必爲災綸曰濤
之患十九而淹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
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濤而

死者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堰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景祐初，以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爲仲淹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復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卽吾家有之，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茲。遂

卽地建學，尋進除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會元昊寇邊，韓琦從蜀還，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仲淹委任之，乃召知永興軍。康定元年，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

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稅就近轉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三他所減不惟於春夏時爲可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爲業。又以延州當時試藝之法，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駱腰躬

腦躬一綽筈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鎗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九步射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

射鹿子或笋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鎗，左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其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鎗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鎗步斫劍，卽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鋸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邊○境○練○兵○必○須○如○此○乃○得○實○用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才錄。

如第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仲淹又以鄜延路入北諸路最遠，若先備復城塞，卽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修復廢砦，別置戍守，旣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前後凡六奏，卒城永平等十二砦，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後分秦鳳涇原環慶延鄜爲四路，以仲淹知慶州，仲淹以慶州西北馬

舖若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祐年善於用兵，亦善於用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初元，吳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

飲制元昊必先撫諸羌懷去就，仲淹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

實着惟希文得之

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爲漢用，仲淹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番酋來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會元昊稱臣，仲淹引疾求解邊任，乃改知鄧州，守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爲兩浙轉運使，仲淹以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

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甫遇仲淹，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時二

浙大饑，穀價方踊，斗計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

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

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

米既輻輳，價亦隨減，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為

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

渡，與僚佐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

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

可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

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

興造，蕩耗民力。公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

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

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

歲惟杭饑而不害，尋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

朔艱食，青之與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

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踴，公至戒民本州納

價，每斛三鍰，給鈔與之，俾僉幙者，輓金往幹曰：

○輸○於○地○利○人○工○稍○有○掣○用○處○便○當○以○此○為○法

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僉幙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仲淹因上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

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宰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初，仲淹筮仕時，因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仲淹爲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卽昔日索游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苟

物。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而不見也。故所至輒成造人材。爲國家用。

人知文正公德望在宇宙。勳業在宗社。而不知其吏事之精密。乃至於此。尤不可及者。事苟真。見其利民益國。卽衆譁羣議。決不爲搖。一監倉小臣。必欲爲三州建千萬之澤。猶曰名根爲之鼓舞。若遊宴導侈。此豈美事。而公惟信心行之。苟利於民。不有其躬。惟公有焉。若經畧邊疆。恩孚威懾。此豪傑作用之本色。不足爲公難也。

种世衡

种世衡爲鄜州判官。時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軋溝。乾福。趙福。三堡。時砦門諸砦旣陷。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陵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

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

也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

致力過石數重泉可沛發城成賜名清澗以世

衡知城事城逼近虜徑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

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

廩皆實又使吏民習射使僧道婦人亦習之以

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

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使之

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

攻守之具皆可行

此法不特可教射凡一切

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子

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得

人歡心爭為之用寇至累破之部落待遇如家

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

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

求益兵運芻糧時承平砦并保安軍北巡檢劉

化基手下熟戶番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

數并投來番部並在逐塞及本軍側近住坐未

曾歸業恐其失所却逃入番界仲淹遂牒种世

衡等勸會驚移熟戶番部有未敢歸業卽便相
度鄰近官私空閒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
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勸會驚移人戶并投來
番部其中甚有缺乏衣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
眞是良吏撫循之政不特綏輯邊疆也
逃走又牒種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
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
嘗切照管撫安無令失所又金明砦番戶三百
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討虜後無力耕耘又
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番部每家十口已下各

支解斗二石十口已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砦
食支給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
被帶無復二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
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元昊雖屢勝而死
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黠集財用不給多怨
之知延州龐藉言夏境鼠食稗且旱元昊思納
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
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
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堙賞乞媚娘三人詣種